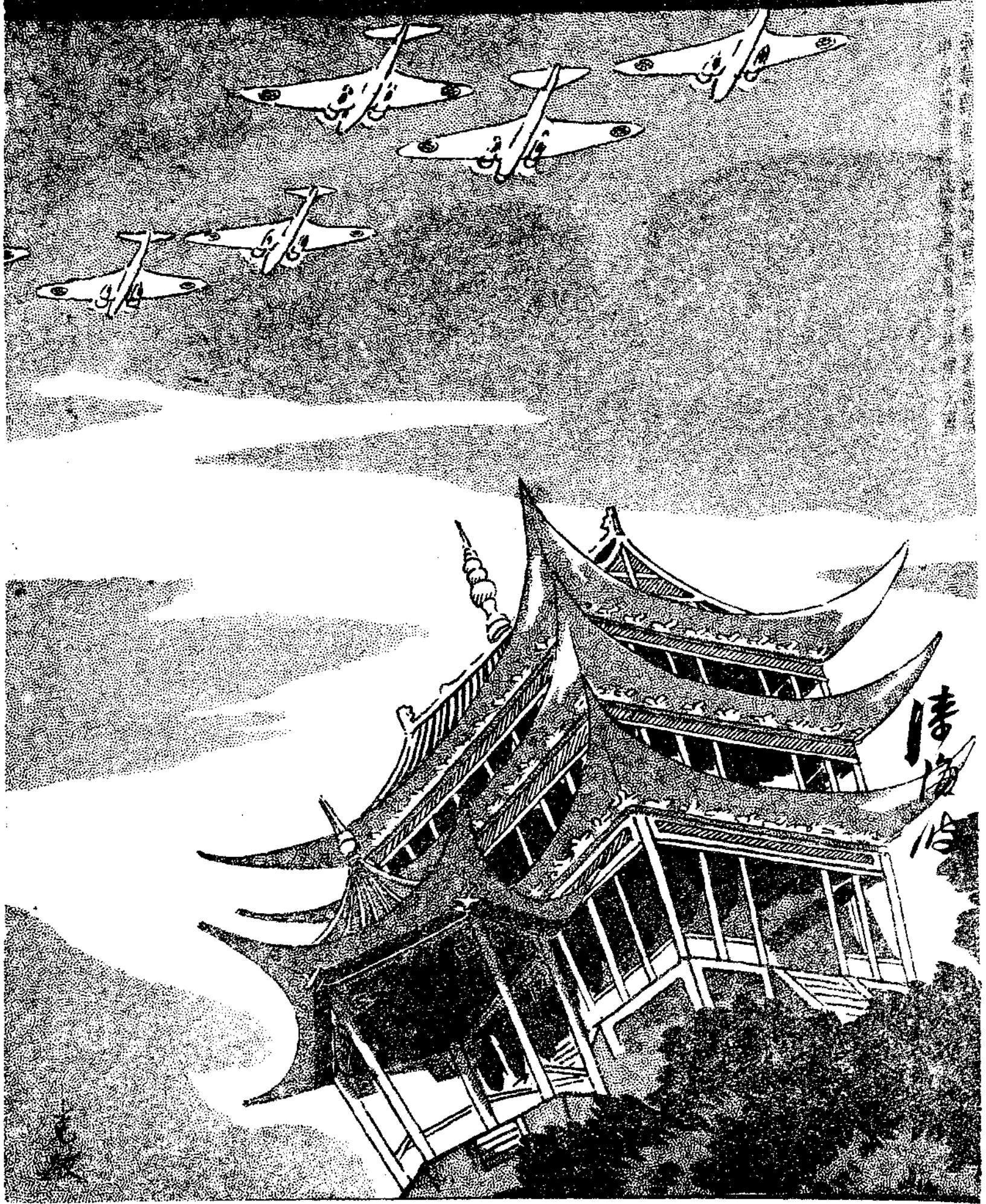


33.

軍空的國神



中國的空軍第二十二期目次

轟炸岳陽(封面畫).....

胡克敏

粉碎岳陽敵陣.....

島人述
M C 記

第二次飛轟岳陽.....

永遠

渡黃河炸連城.....

小苗

毀滅信陽敵營機場.....

大軍

隨縣鍾祥炸敵記.....

之誠

陸站長.....

劉風

德國斯登達之降落傘兵學校.....

鄭一平

空軍歷屆招生體格缺點之檢討.....

李守誠

我的自傳.....

樂以琴

危險的所在.....

獨羊

通俗航空講座(第三講).....

慶辰

航空三騎士(長篇連環小說).....

龔雄

航空信箱，空軍軍歌

航空委員會政治部「中國空軍」出版社印行
非賣品係分發本軍閱不致對外售賣

非賣品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一日出版

本社地址：成都航空委員會政治部

戰場上的生活

(一) 前夜

丟開了手中的孩子交給妻，收拾了棉衣袋即乘進門外的黃色小蓬車。

這裏面，幾個那麼熟的人共乘著，大家無言的轉到另一個巷道裏。

S是剛結婚不久的，也全付武裝從室內出來上車同赴隊部，到隊已很晚，許多人在準備去機場，這些孩子與老人是辛苦的，將有通夜的工作在機場。

沒有知道去的地點，反正明日清晨X時待命出動，就睡了。想起明日那全身披掛，是不愉快的。這是一件東西包着你的手，那邊一件東西塞在你面上，在飛行帽裏還有二塊耳機使你聽話，呵！真不如睡眠這般舒暢。

白而美的被，只穿一件襯衫與短褲，就置身其中安適的睡眼着，想起明日的艱難是有點不安，需要自己去奮力，可是，今晚的安適睡眠是在長明日力量的工廠。

雖然不斷有鈴聲在響，電話在交談着出動有關人員的話，可是，一盞燈的心却迷惘了心與眼。

(二) 被曉

有許多多的夢，又似乎沒有醒好，終於微明的曙光映進紗窗，燈光在窗外露天的閃爍，這是在

行動的符號，汽車的啞音在低鳴，已經有人駛出去，機械人員比較的痛苦，他們赴機場準備機器。

我不想睡了，起身來，看看對面床上的L，這個東路的戰友也起了身。

「怎麼你昨晚好像沒有睡好翻來復去，」L在笑着問。

「你怎麼知道？」我反問他。

「我也沒睡好，這實在是在心中老想到明日出動上面去了，不知不覺要把從前飛出去作任運的經歷回想一下，」L自我的說。

「於是，你一想就愈不能睡了，是嗎？」我也想起我自己許多往事，如像炸X地敵機場，以一個發動機把多發動機的飛機飛回，又像炸馬當敵艦運來漢口落地時遭過敵機的反襲。

「是的，我不能不想到往日那些炸馬當的工作來，但願今日的戰果能有那些日子一般的收穫就好了。」

在餐桌，除了照例的肉包與豆沙甜包子外，多了一盤臘肉蒜苗，紅紅的火腿片夾在綠色的蒜苗樣段里，味道很鮮美。

穿上飛行衣還不覺怎麼熱，一輛大車，穿風入機場，看見曙光已被昨日所破，我們身上沐浴陽光前進。

(三) 登機

我的坐機是九百三十號，前座是一個探報，後座是口裏有些碎金銀鑲齒的孩子。

機上什麼東西都備好，這些爲飛機工作的人完全像一備兵似的，以最大熱忱在工作，小心，遇到其他戰友的機子一樣。投彈，有足夠的彈。汽油，滿得滿着所有的油箱。滑油，塗潤在所有的曲臂上。

補上。汽車在輪胎，下飛機，機組中。

這是一門綜合的科學，這是一支交響曲，我們飛轟炸的正如一個大演奏的指揮。

X時X分起飛，幾分鐘後集合之後，就聽着我們的總指揮的X百X十號的大副隊領袖發號。

(四) 機中的心

我完全忘了大地，暫時與人類隔絕。

因爲有X公里高低的距離，大地在眼前呈現一片草綠色，蒼黑色，枯黃色的樹景。

也許是一片荒寂的原野，村民在土屋中烤火。也許是一片荒寂的原野，村民在土屋中烤火。做什麼，這些想頭直到我完成任務歸來才靜靜的回想他，可是，在飛進中，只一心在想到目標以後的事。

這個地方是曾經飛過的，岳陽，跨在江瀾的交接處之南，一條黑色鐵軌在他的外邊，他本身有些悲觀，有一二支塔形的高建築，岳陽橋則是一個極好辨認的目標。

聽說那裏面藏了不少新運去的軍火，敵人司令部則設在附近，電台與江面及漢口交着波流。

若山與岳陽橋之間大小小泊着灰色的艦艇。這是敵人南進的重要據點，六個月之前這黑雲動了一次南紀，打到長沙附近被我們的陸軍以堅強的彈力擊了回去。半年來，鬼才知道敵寇在這裏做什麼鬼，春水漲，洞庭中正好揚帆，說不定敵人將以此爲擴張其勢力至「板垣停戰線」之常備的準備地帶。

(五) 集合，進入，轟炸

想着這些，心中確認今日如果轟炸的好，可以使自己部隊不至於像去年那樣，只好可以減少些犧牲。地面與打游擊。敵時時在計算着，一箱一箱的敵人軍火，可到手榴彈與引火之物却被人警戒部隊阻攔着。對地面游擊隊起作用的敵人警戒部隊，想以其步槍刺刀來搭起一片對空阻攔網是困難的，而且，我相信當我們到達上空時，他們必定逃走避避的。

在我的思案中，飛機不知不覺已與其他的飛機遠離了，我落單在雲霧裏。

四月天氣照理是時期無雲的好日子，武漢外圍不常是一片碧色嗎？二年前「四·二九」的日子多麼理想的一個空戰場，也是多麼理想的投彈地帶。可是，當我們今日飛到香陽附近時，一片雲霧在低空，亂雲在高空游移。

我雖與他機失散，仍向目標飛進。

後座的孩子這時告訴我他獲得了向××地帶集結的命令，我於是又折向××地帶。

遠遠的看見幾個黑點子在雲霧浮動，我靈感一動，認定了他們飛去。

可是不久這幾個黑點忽又不見。

我知道牠們的方向，認定了方向追趕。

終於飛近了牠們，正是指揮者的飛機羣。

飛近以後，我進入機隊的位置，第×隊第×號

機，我可以認清誰在這個編隊裏，誰不在裏面。

少了×號，不知他們飛到那裏去了，指揮機上的

的引擎正在發着震動，在呼喚機集合。

飛機在雲，時間是四月三日十二時。

從雲山上空飛過，下面是兵艦小艇，岳陽湖的

黑瓦瓦通河，遠處的，我的前座繼續隨着領機一同

投下了炸彈。

領機是飛得相當好，一直繞打目標上空越過，高領機者迅速的配合了他，我機與他機的轟炸員也一秒不遲的隨着投彈。

(六)高射炮花在浮泛

空中像一片翻海，白雲如舟，我們造成了地上敵營的烟火，却像和平鴿似的在飄蕩。從側面，我偶一舉眼，看見一朵朵黑花在噴

升。

這初一看以為來了許多敵人驅逐機，可是，經驗在明示我，這些上升的黑花是高射炮彈。

一羣一羣的上升，前後左右的浮泛，平空的天宇吊着朵朵一朵無根的花死。

我們不會為牠所脅，照舊以編隊姿態航行而且

靠得更密些。

只要三分鐘，我們可以把浮泛死花的危險區域

飛過。

也有這個自信，我們平穩的飛過了這個區域，

返航基地。

(七)統帥的問話

落地後，我只感覺大氣是悶熱的，實在等了過多

多衣裳的原故。可是，為了保持在機隊的飛行人員

體態，我忍受着，起步行向統帥及其幕僚所立的一

個小圈子去。

他在仔細的詢問我機上的領航者以及指揮機上的

的領航者，我機上的領航者答復他「我看了彈着點

，炸彈在城外的江邊高屋上爆炸，一部份炸中江面

兵艦」。

他似乎滿意，但以爲今日飛的不好。

統帥不能不聽他的要求。

他瞥見我向之敬禮，問我「你飛了多小時？」

我報告他「×小時×分，還可以飛×時×分」。

他沒再問什麼，顯然對我的此行是無訛的。

走入飛行員休息室的棚里，餅乾桔子在我桌上亂

放，我的口第一次觸及物體的，吃了不少

在鋼囊中找出梳子，這是蘭州買的德國貨，漆

紫色，他修正我的亂髮。

戰後的身體在逐漸成鋼，我又恢復地面正常生

活，準備第二次出動。

空軍現勢報導叢書第一種

一歐戰與空軍內容介紹

歐戰與空軍 關至柔

空戰和以前是不同的 英·華特

皇家空軍在法國 英·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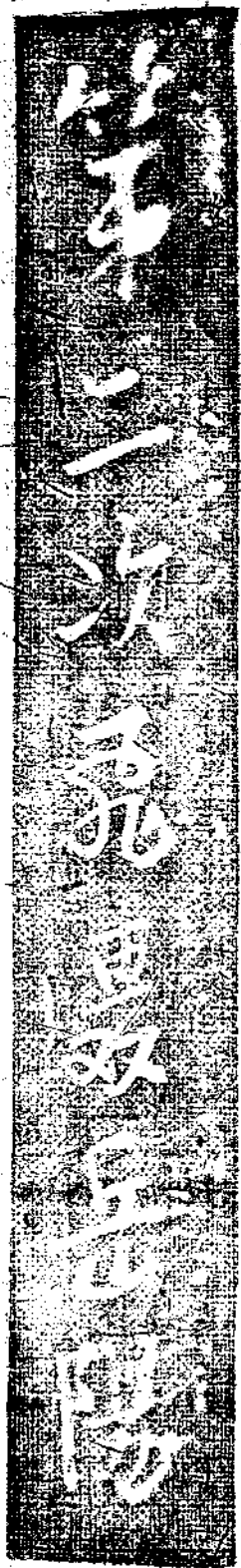
上次歐戰空軍所犯的錯誤 英·葛

第二次歐戰空軍中 英·維

英軍人論空戰 英·維

英·法·德軍用機彙編 英·維

空軍在英國(倫敦通訊) 英·維



永遠

幾天前炸岳陽的戰果日記：

敵艦一艘，敵兵數百，敵軍火庫一座，裏面被炸燬的子彈，汽油不少，有千以上單位。

想不到，四月十二日我們的部隊又奉到再炸岳陽的命令。

(一)天氣，理想的日子。

在我們的抗戰總後方，四川，那里的天氣是好的，我想信成渝二個心曠神怡中煽動的人們一定很心着敵人的空襲。

駐在××地的我們，到也渴望這些日子，如果沒有命令，說不定敵人會來襲擊我們的駐在地一下的，我們終於獲得了命令，出動去岳陽實施轟炸交通線的炸燬。

領隊者永遠是沉靜的，到出動時候，他比較忙，吩咐這個，關照那個，還把小汽車送我們一組一組的人到各自飛機停放地點。

傷兩人地面指揮，我坐在自己的坐輪里可以看見一排飛機滑在起飛線上，我的這架天然的放在起飛線上，我激動，只顧環旋環旋在對轉，像一對銀球，我沐着鋼鐵風，透過風鏡繼續的玻片注視場面上的動靜。

一架隨一架順着傷面人的手旗，向黃黃的邊際沖出飛起。

無數的機子，我飛進在他們之後。

這一支兵隊升起之後，另一個河港也飄起大陽。他們多於我隊，列陣在前，由張張飛領着，我們仍由原指揮着領着，隨緊着向北飛。

(二)還是雲山與雲海？

成了橋籠中的嬰兒，我們黑色鐵舟在白雲之海上游浮。

我們可以互相在飛機中笑，白雲之海封蔽了地面，雲光使各人的臉子清朗。

看看小小腦袋的「運城二號」他默默無聲坐在坐輪里，不像在陸上打兵那麼喧叫了。

更像一個外國志願兵似的，頭部全武裝得有點威武，我知道他是比較緊張的在把握飛航。

只看到指揮者的飛機很平穩，這個體格並不高大的轟炸領隊，體力不怎麼好，却飛得很熟練。

像安坐在搖籃上的嬰孩，我們這幾十個黑點，在雲上飛。

(三)炸岳陽的威力太大了！

到達岳陽時候才覺得下面這個城池太渺小了，不該以如此二個大編隊來轟炸。

我們轟炸的範圍是從湖北漢口流來的鐵路及車站，從高空俯視鐵路如黑線一條，車站則像小山積木玩具似的夾在鐵路黑線的兩旁。

敵人高射炮從下面噴上來，這一次噴的比上次多了，把過頭的空氣打得直動，飛機飛在其中如小

成了滾滾閃閃的水頭，上下搖蕩。可是，我們緊握空襲使飛機在平衡狀態中行進。

第二編隊也嘩嘩把炸彈丟下去。

我們在上空由先後航進，成了一字形的並列行向，上的一機因為是最右邊一機，繞過在外圍，當轉過身時，落在遠處的後邊。

高射炮火更猛烈了，我們這時正航在岳陽城上空。

城下的城居同胞也許在欣歡中微帶恐怖，怖恐我們落彈。

可是，我們的飛行陣只以威武隊形凌空而過，我們做不到殺死自己同胞的行徑。

敵人在發瘋，幻想在他們頭腦里起伏，幾個線在偽裝網下的測望者，只希望我們之中的一隻被打得冒煙墜下。這真是幻想，我們若無其事的飛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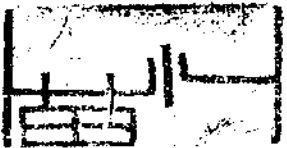
可是，有一顆黑花突然的射到在領隊機與運城二號之間，把正在朝下瞭望的機下領隊者嚇了一下，這象黑花以一米突直徑噴散開成了一陣灰暗的雲在消失。

如果地面敵人看得仔細，牠們可以宣佈一下，擊中了我機二架。

(四)統帥滿意的笑臉。

(下接第五頁)

慶賀



這一個個空軍駐在內地的小村落中，每天過着平穩的生活，這玩手風琴，打打籃球，讀讀從遠處的地方帶來的大報紙，大家實在有些膩了。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出動一下呢？」F是一個新學員，他常羨慕B的職責，那一次，廿八年

十月十四日，在漢口天空，B以其雄偉的大炮擊落了二架尾來的敵機，廣大的機上射擊人員都以B為發射的對象。據說來，大家就心中羨慕的，希望他以後能去幾萬敵人的天空以下。

「我總信總可以有機會是我們的，運城，漢口，南京，上海，以及許多敵人的航空根據地，總算這子以毀滅的，看情形在血火的五月到來之前，我們總可以大舉幹一下的。」Y是一個分隊長，他常安慰着他的這些小弟弟。他相信最近一定會有機會給他們去幹一場的。

四月二日他們接到了出動的命令，這真令人歡躍，各人忙著收拾身邊小物件。C正在用他的小刀在磨一支手槍的槍，使槍能以成爲一個微笑的女郎面孔，這件工作尚未完成，他已把來收拾在隨身帶的什物本中。

B拍拍住在另一處內的F的後肩，「你可以試一下你的神槍了，明天也許要與敵人區區談談

過。F也轉過身來緊握著B的手，他們是全機戰士，「好的，看明天的運氣罷，或許有點結果。」

這箇中隊現在不是駐在城而返着鴿子開要的時候了，他們連人帶鴿白色鴿子佈在渡黃河的前進陣形里。

K是偵察，初次渡黃河，不知自己偵察的把握怎樣，反正過了黃河不要多道說可以到連目標地。黃色的雲霧，中條山的雲霧，同滿鐵路的黑

都是幫助飛進運城的地形地物，不用羅盤，也大致可以到運運變的，不過，總還是看羅盤飛合乎規定，「XXX座，直飛飛。」

依著出發基地的定線，在一處彎曲形的河灘上空渡過了黃河，第一個敵寇砲台把電話線接了之後，更鐘似的響報敵砲在山西敵占區。

在太原，火車向北逃竄，嗚嗚鬼泣的汽笛，蛇似的奔馳。在臨汾，敵軍X傷兵醫院中那些怨恨自己生命被不值的出賣斷腿斷手的「榮譽的戰傷者」得了拐杖而流離向郊外逃。

海軍隊的砲術小於空軍的威力了。只與能以過開城市，荒野中說不定什麼會來而有力的手臂會來抱住的，也不管那裏，一個個紅的隊伍領向城

外。

在運城，機場邊沿上的敵部敵軍砲高射砲，可是，二十多架大半却起不來了，那些恐慌的開砲者都跑了一空，有的飛機連包布都來不及扯開，在機場的幾個敵人飛前轟轟的爬上座談又跳下來向場外逃。

黃色的機場，像一片水田藏在春之原野，二十幾個黑點在避照的機道里停駐。

天空有些白雲一樣的雲，太陽從背後黃河上兩對着浦，一個個敵人的鴿子飛着輕快的曲子向目標前進。

二十

F這時在第二分鐘的領機上，他時時機槍的響，但對天空瞭望，風聲呼呼的吹拂，使他的飛行機鏡有點跳震，連帶使機鏡在跳震中，什麼什麼可感處都沒有，只有青色的天際，飄浮的白雲，只有無形無色的風在狂吹。

知道自己飛機在發彈了，因爲忽然覺得機身一停，這是炸彈擲下去後的感應。忙亂中，只有陣陣與火光閃閃在下面黃色的場地上。一大片的烟火把整個場地都吞滅了，似乎有幾處在冒著濃濃的烟。

他並沒任存彈藥的，這處，看自己的飛機已遠離敵人的飛機場上空轉回這航了。可是忽然一陣倫勃的雷，打在他的身體邊。其中有一彈擊了他的背部一下，他趕緊下意識的對上方射着抵抗的火苗。在照準準他瞥見一架塗了血紅的灰色為正轉身拉起脫離攻擊，這是一架單翼的驅逐機呢！跟這之後，另外一架又奔向前來，F不贊一切的用，那受傷流血的臂已無力了，可是手却死死命緊，他狂喊着子彈，抵擋着來侵的敵機。

三四次攻擊之後，好像十二架敵機中有一架冒險下墜。黃河又在望了，輕快的，這個部隊渡過了黃河。

F的臂上不止的流着血，透過飛行衣，泊泊的流出，又滴着熱內的臂液流到手部，風還是那麼狂烈的吹，F知道這了可以不用警戒了，就跌到輪裏來，用口邊的話筒，輕輕的向Y報告：

「我臂上中了一彈，流血，人無力，你怎樣？」

Y這時正率領他這一分隊緊跟在總領隊之後，飛過了黃河，還是不肯讓隊形，這時聽到F的話，心中大吃一驚，「怎麼，你受了傷嗎？血流得多嗎？」

F不應他了，他入於一種失血的昏迷中，風在冰結他流出的血，他自己的意識里還有一些模糊，知道是在逐漸以降落地，只希望早點到達，可以去包紮治療，他索性忍着痛苦，在等待中任風吹拂。

時間由一點，到二點，到三點，他感覺飛機在逐漸下沉，終於一陣陣地的震動使他轉轉。

發動機的聲響在打碎着他的耳膜，他感覺飛機滑走到人叢中。

一些人說着他想不懂的話，Y忙跳下飛機幫助救護車上的人把他抬上去。

在X的醫院中，他被安置着，手背無開，只是流血過多。

第二天他看到了炸毀敵機廿餘架的報導。撫摩着手背，血已止住，仍是麻痺的水源的狀態。

五、

航空隊留下他在X以後，又翼比翼到另一個地方去。

司令官早已關照過的點心預備着，醫官告訴他們，只可以吃點桔子，水果，柔的點心，其他東西不要吃。

入寢室去睡，大家談這次成果。不知誰，扭開了收音機，華語的敵人電台報告

說着女音。華軍飛機今日炸我邊城，結果因我方逐機戒備甚嚴，竟投彈於鹽池。華軍另一空軍部隊，炸岳陽我目標，竟投彈於君山，可見敵技術之幼稚。

淡黃色的夜晚，寢室是寂靜的，可是飯廳中却充滿了喧鬧。Y很恨的站起來，「他媽的，還說我們投彈於鹽池，鹽池距離戰場那麼遠，我們如此沒有擊中嗎，說我們怕他投彈於我的後座，F之流血，是平常來的子彈嗎？」

地而情報來了，運城的黃色機場還在轟動着黑煙，二十架大半變成了該堆的火灰。

(上接第三頁)

我們總有點擔心以為炸的不怎麼好。返航路上，大家輕快的歸來，戰戰兢兢的機聲把我們緊緊包在不斷飛航的機械操縱中。

只在換用油箱時提一下油箱鑰子，接一下鑰子，像打鋼琴似的，我們的飛機即可奏着永恆不斷的行進曲。

青天雲朵，誰也不能欣賞如此美的風景，只有到天空來的人才會有此幸福，早年的靈家如果有機會升空，他可以更逼真的領悟天之美，寫出傑作來。

經過X地轉來X，這一次，紅紅圓孔的統帥臉上有了一絲絲，他早已知道我們這次轟炸的成果，只略略問了，即以溫言囑咐我們休息。

隔了十天，我們知道這次炸中了敵人岳陽火車站，并且炸毀許多坦克車汽車，這至少可以使敵人不至於以其屯集的兵力再犯我長沙，屯集的兵力已成了二次轟炸火下的灰燼。

看報，才知與我們同時，英國正在以全力切斷德國的運輸橋，英國大海盜打破了德國海盜的頭，奧斯陸海面雙方浮屍萬具，可見德國另外在空中建立天橋。

全世界在饑火中。我們希望多出點力去投些烟火，焚毀敵人的鬼窟，早告世界的和平。

毀滅信陽 敵營機

軍大

夜來雲是很多的，到微明的曙光顯出了初夏的大地之晨時，在東北部的天宇，粉色的朝霞變成了不動凝結的雲布，西南部天宇則是聖潔的淺藍，出動的目標地帶上空天氣在此刻是好的，無線電波已把那遠在X公里外的地區天機洩漏給這裏的指揮者，於是，幾輛大卡車裝來的北極地探險者駕駛紛紛被汽車送到各自的飛機邊去。

這大批的戰士里，有一部份是值得特別介紹的，「霸王」，一個極嚴肅的軍人，飛長途可飛的不少了，可是，今日第一次出動做炸敵的工作。「小老虎」，在東海大隊里被長官所歡喜的一個小猛將，小小的臉孔，鼻尖有一點凹進，頭髮常披在額頭

上，日常生活最合手規律，一件「哈密」却襯衫邊得整潔貼服的穿在身上，外出都是軍衣，從不穿便服的。他不久之前得了二等有瑞禾的金獎章；「左輪」，一個極幽默的下江人，話里的刺常使庸碌者顯痛。「海軍大尉」，他在抗戰後做了不少的阻礙江面工作，早在「八一三」之前就從從事封鎖江陰水面，在敵艦沖入江陰封鎖線時，他在乘艦上冒險炸彈守水障。在江陰九死一生中撤退下來又到馬當做封鎖沉船工作。之後，就轉入空軍部隊從事空中殺敵的壯舉，「老白頭」，一個頭髮已半白，滿臉風霜的湘人，却有着無比的雄心，到過邊疆，深入過藏回藏人的區域，現在他更充溢着深入敵陣的雄心。他若「大蒜」，還自己寫了一篇罵狗文，預備在敵放抵時一併投下，他的同機的一個辣椒一還是那麼笑嘻嘻的，大椒在吃煙，把飛行衣穿了一半，坐在機旁候起機命令，小的椒則在收拾零星物件。

太陽的光明亮起來，酒滿了早晨的場地，淺紫色的小花，紅色的野菊在青草叢里閃着色澤，朝露濕潤着草頭，這地帶像一個芳草話夕陽的戀愛場，可是。

綠色的信號彈向天空射出集合起變的氣球。各機的螺旋槳旋轉了千萬匹馬力的怒吼，前後座朝天防禦武器在戰士的手中吐着着火舌，人的話語消失了，整個機場為X閃閃亮的轟炸機之爆炸音所淹沒了，汽車，人，在各機之間奔走連綿，担任開車的機械人員衣裳在飛機風里如牧葉似的單薄，嘈雜，鎗的運響，風，把偉世的滑調走盡在空曠的機場，充溢在地面工作者的心頭，更加興奮了戰士的血液。

老寇，那個操着卷舌音的，臉上不大光坦的壯者，他早一天的話永令人記憶：「我多麼驚動出動

，每當我們出動回來，報上披露了炸敵的消息，朋友問起時，「炸的怎樣」，我總無言以對，說說自己在內阿！這次，輪到我的了，人家問起時，也可以說兩句了。」

出發，投彈到敵人頭上，這種攻擊工作。是與高彩烈的去做，老寇，等你歸來聽你的成功捷報。

飛機從起飛到集合編隊於空中，只費去X分鐘，一共是兩個大編隊，這X分鐘間，每個立在飛機場邊的人，都目不暇給的釘着起飛的飛機隨着牠移動眼光，一直到隊形編成，眼望着空中的隊形就是預先在場面的房子里用模型備好的樣子，一隻一隻那在定型的位位置跟飛着，大家才讚嘆着目前這二個大編隊活潑前征。

在飛機里的人是怎樣一種心情呢？健華說「我除了做運送工作外，就抽暇從槍穴看下去，大地，大地是一片峯巒，深黑色的，像生滿了死草，實則是大森林。在深黑色的山巒叢中，一條一條彎曲的白水由較高的山上對下流，閃爍着銀光，這是唯一的生動命脈，在整個寂靜的天空飛行中。」

交通車說「上次飛行中因為太用力操縱飛機駕駛，所以兩臂在飛返後的三天中都是酸痛的，這次輕巧的把握着牠，有一般讓大蒜飛，飛得相當好，使我得以小便一次，小便一次的结果是增加了冰塊，所有經過空氣接觸的水都成了冰，你想，那種冷法是多刺骨。」

領隊的指揮也說這次返空期中受冷變態的劇烈，他的眼睛發紅，顯然是過度的使用視力。海南島之王也在叫冷，他們全部走入初夏的北極，北極冰他們，初夏却在大地蒸騰了這空中的幾個後

方都市像重慶，昆明，貴陽，成都的姑娘們正在光
輝着兩臂，或打一柄小傘蔽陽，可是，這種好的新
鮮的景象却不會到××米的上空北極中呈現。

如此的冷，冰雪天城，像被水船，××隻天空
之舟，一路無阻，衝着戰士與奮之熱血，發動機體
內燃燒噴發之電油，而浩蕩的向目標前進。

三、
信陽，武勝關的敵人重要據點，像武勝關一般
的堅固。

他在民國廿七年的秋風秋雨里凋敗下來，劉桂
堂做敵人的先驅，從開始，羅山一直申到平漢線上
這一重點，當敵軍跌入城時，這座豫中鄂北的重
鎮，正在敵機撒下的魔火下焚燒，我們的鐵軍胡宗
南部退出又反攻，這里，洒了我們將士的血，我們
的中州百姓受了空前浩劫。

不久前，陸軍部隊來攻過這偏僻之據點，現在
，中國空軍部隊佔領了他的上空。
這里，陽光在正中，十二點不到一點的陽光把
垂直的下面照得非常顯明，鐵路像黑線一雙，浮腫
在地面上，成直線的劃在綠色夾黃的大地上，公路
如白線，彎曲的遠處來又遠處去。

城池寂寂荒着，無人煙，平靜在下，如不是破碎
房屋做城池符號，簡直如荒廢的戰場，幾條小水在
城外繞繞，一座較大的橋引出一叢營房，營房是整
齊的，敵人的堡壘只培養了營房，是的，如同我方
營房一般整齊的一列一列房子，像預備被炸一般，
放在橋旁。

四、
「猛張飛」的飛機里的領航者把下方看定了，
就認準營房與橋投下彈去，他的炸彈門打開了，手
按在投彈黑點上，只輕輕一擊之勞，全部裝在炸彈
槍內彈鈎上的炸彈，就被吊鈎放鬆，於是，炸彈就

旋着彈頭的小翼，撕破了空氣，奔向營房，第二天
編隊的領航者也緊跟着開輪投彈，一秒鐘之間，×
十架大型機上的××噸火力全部擊落在營房中。

天空的大編隊一瞥即過，已把地面被炸的營房
之烟火丟在後面。陽光閃耀着初夏的暖流，戰流
不散戰士身上的冰寒，却揮發了地面的敵火，飛機
上有人回頭向下方，烟火一片籠罩了信陽敵之營
房。

這座平漢線上南段前哨的敵軍大營，毀滅在
四月廿九日正午十二點。中國空軍炸彈遙遠的從中
國後方運來毀滅了他。

敵軍將重新配備進攻力量，如果他想重演進攻
南陽襄陽的醜劇，得再花點時間從漢口運軍火來。
五、
差不多，在稍後一些時候，另一編隊羣臨在信
陽敵機場上空。

前面所提的老寇也在上面，老寇本來在警戒上
空有無敵機來攻擊，可是，在下給火中映入眼內的
敵機場景象使他像釣魚人釣得了一尾大金鯉似的，
他眼紅了。
在黃色的長方形機場上，一端放了塗有紅黑兩
色的單翼發動機七架，一端放了更多的一排飛
機，其中有三架正在滑向對面的斜角道路上，在起
飛的企圖中。

這是意外的好目標，誰會想到他在信陽機場敢
如此大膽的放着如許的飛機，雖則儘管他是隱匿攻
擊機，用來做火線上低空掃射偵察的，但是，今日
却碰上了他的老祖。

「我們飛了一週訓練後，第二個圈子，就更低
的飛了。完全是真實的日本貨，以為他是偽造假
裝的疑心全消了，我的前座猛烈的把炸彈投了下去

，我自己一柄無不願了，伏在機艙板上，用我的機
槍對地面敵機機身致命的掃射，這是我第一次作戰
，第一次遭遇如此之好，永令我不忘。我掃射了大
半箱子彈，在飛離了機場後我親見機場上被炸處在
起火焚燒黑色濃烟，那定是敵機被炸，射中起火點
焚。

老寇是如此興奮的，他差不多奇蹟的隨後經過
這一番他自己也不相信是會發生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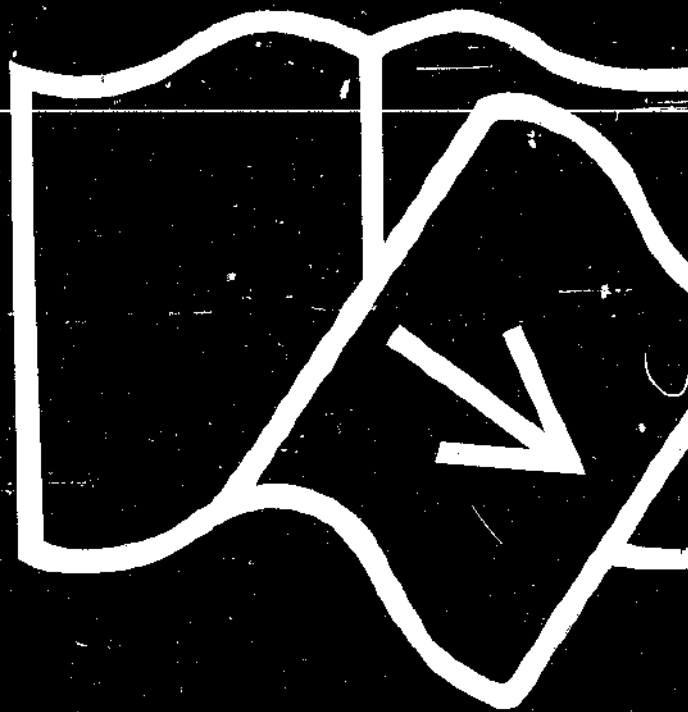
至於霸王則很沉痛，一字一字的在桌上寫他的
報告，柳特生也很興奮的說他的投彈轟炸情景。

這是一宗大成就，在預料之外的，增加了戰鬥
的效果。
六、
迎着歸來的戰士，在機場上人又佇立着，宛如
送他們出發一般，把眼神凝視着天空。
天空已換了時序，太陽不在東而在西，雲全消
失，發着黃金色的天宇在流着麥，油菜，豆的香
味。

農人的手臂在拔油菜的金黃色莖，盛鹽的田對
里全是黃金。麥穗，黃金色的，豆莢，肥綠色的，
油菜，黃金色的，小嬰孩赤足在田里幫着拔油菜
摘豆，割麥者更匆忙的使用着剗刀。
這是豐收的地景，在遠上空中也呈現了豐收景
色，××十架飛機的大編隊由××地飛轉來了，他們，
××小時用炸彈毀滅了信陽敵兵營機場敵機的威力
羣，在天空，豐盛的列隊流走，把藍天襯得如黃金
色的大地燦爛一般的令人感奮。

像唱銀鈴曲似的，隊形在機場上空盤旋了一週
後，就降低高度，折開隊形，一架一架在夕陽金輝
里落地。
佇立機場者眼見一架一架巨型機墜落，像空中

的飛機了。完全是真實的日本貨，以為他是偽造假
裝的疑心全消了，我的前座猛烈的把炸彈投了下去



原件短缺

因為當時我年紀還小，所以這先才
說得這麼的。這話我當時就明白是母親故意說來勉
勵我們的，不過，我不願意指穿，引起母親的不愉
快！

離開故鄉，升學到距家七十里外的一個雅安縣
里來讀書，那時我才十一歲光景，仍和我的五哥一
班，我們很快活，一連五載才完畢了高小和初中的
課程。

我對我當時感到興趣，就在這一段過程中，我
們的教師很能開發我們活潑的天性。我們開始研究
課外的學業。我們常常開辯論會，討論會，舉辦講
演會，照像比賽會和打獵等等。而教師們完全站在
顧問和裁判的立場指導我們。那時我們還喜歡請宗
教家來給我們講話。因為我們的學校是在城外的
一個小山上，所以我們同山裏的農民感情很好。

在快畢業的那年，我是被選為學生會中體育部
體育部部長。我常常很努力的增進全體同學的體
育和體育，所以校長是非常歡喜和滿意我的。

當我畢業回來的時候，我的心非常難過，不願
離開學校，但我終於回來了。我時常想念起和同學
們一道遊玩，快樂，惡作劇，和考考時大家競爭分
數的情形，真使我悵然。親愛的同學們是分別了！
因為彼此環境的不同，我和五哥繼續就學，而我們
大半輩的同學，他們却在生活的壓迫下失了學了。

「云相爾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
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這是杜甫詩中形
容成都武侯祠的幾句。我在赴省城昇學的路上，
看到這宏大的建築，不期地憶起了這幾句詩來。

我在省城內唸完了三年高級中學，我當時立志
就讀大學去修生物系，希望將來成爲一個生物學家

。好去研究四川和西藏的各種特異奇怪的生物。可
是我五哥，他很願意當一個醫生，所以他現在大學
裏修醫科了。

我大哥，二姐，三哥都是醫生。五姐，六姐，
五哥又在大學裏修醫科，我父親心裏很快樂的，他
說：「他願意他的兒女們都作醫生，去社會救濟病
人」。可是，他對於我的志願，不十分贊成，他常
常對我表示失望的樣子。

我在中學時的功課，並不壞。但我對於身體的
鍛鍊很注意，運動很好，可是不願意在運動場上
鬧出風頭。我每次代表學校出席競賽時，我從未有
辱過校譽一次。

我曾代表四川省出席全國運動大會。

我開始研究生物是在一個暑假期中，我同姐姐
們在峨眉山上避暑，在森林中或山洞中發見了不少
奇異的動物，礦石和植物，我就整量的收集這類材
料。當我臨山返省時，帶了兩大箱「生物標本」這
些便成爲我最感興趣的研究對象。

那時候，我姐姐會給我介紹一個女朋友，但我
不常喜歡同她講話，因為我並不須要她當助手。

白駒一閃快的光陰，帶去了我童年的歡笑。在
廣闊的，行色匆匆！我到了濟南考入齊魯大學後，
因爲人地生疏，於是我只得埋頭研究，我大半的時
間，都消磨在圖書館裏的。大哥比我早來濟南二年，
他是執教於齊魯大學醫科的。記得我到濟南的那
年，就發生了「九一八」事變。

三島鐵騎，踏遍了我們關外三省！接濟敵人攻
擊的方向，轉移到東南一帶地區，無情的砲火，燬
平了我們繁華的市場。我們那成千成萬的同胞，都
罪送在使奴食妾的懸懸裏，偉大而英勇的抗戰，雖
在歷史上留下光榮的一頁，但是我們終於屈辱了！

河山變色了，民族快滅亡了，敵人的炮聲震
水般入耳了，我眼見着他這樣橫行，當時我心裏
憤恨有如烈燄。我不願再死坐在課堂裏聽講了，
更不忍看同胞無辜被敵人慘殺！但又不願去參加
武裝的請願運動。我沉悶了，待機，我決意從政。
爲了爭取民族生存！寧可讓我的粉和心，永遠離開
，戰鬥，直到最後一息！我愛我的父母，但我更愛
愛我的國家，更愛我全民族！廿一年的冬天，
中央航空學校，招考第二期飛行生」在報上公佈
。那天雪下得很大，我正在實驗室裏作植物標本片
，一位同學跑來告訴我這樣一個消息！

他在未等我回答以前，他繼續的對我說了很
沉痛的話。他感憤他身體不康健，所以特來求我
我，很希望我去投考；而我當時却不曾回答他一句
，他是蘭州人，在校中他是我唯一要好的朋友，他
姓黃。

晚上我靜靜地獨自在空裏踱着，我思緒，我
劃。白天那位朋友和我談話的情形，一閃閃反照
我的眼前；

「站在民族鬥爭的最前線去！」

「爲甚麼？」

「爲打倒我們民族的仇敵！爲保護我們民族的
生存！只有自己手中的武器，最能抵禦住來襲的
敵人！」

「那麼，我應該怎樣去做呢？」

「拿定決心，發着火一般的熱誠，抱着鋼鐵一
的意志，衝破那層的迷霧，從我們血和肉所噴發
基礎上，復興我們的民族！」

於是未睡之前，我下了最大的決心。第二天
早上，我去同文理學院院長林濟舟先生商討，我
我的決心告訴他，終於得到了他的贊成。和允許

我做保釋人。回宿舍來又遇見兩位同鄉的朋友，他們也預備去投考「中央航空學校」。

當天晚上，我同我大哥，三哥在軍營上分手，我看見我大哥面上的苦笑，知道他心裏很痛苦。但我的三哥，他老是很快樂的在鼓勵我，他怕我還有戀戀大學生活的心。

慢慢地火車進入了凌雲寺車站，但我們的表示跟開了光明之路。次日中午，我乘機往平，隨即由北平大學第三院報名。到了那天，又終於考得預科。雖然不知道這是如何，心裏總希望「一個風雨」。

二十二年的春天，中央航空學校的信件到了，得知已經取錄，不勝欣喜。馬上乘車南下往開復試，結果到了入學時，總體試驗東京高橋空軍入在在隊法隊了到。

錄取的同鄉同學漸漸多了，但到這空軍學校報名時，我才知道一處是相當的困難。

我們開始入班後，我們的隊長石君是「一團」的團長，我心想十幾年來，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的團長，我心裏十分佩服他，他對我說：

六個月初入班後，他對我說：「我從來沒有過這種的團長，我心裏十分佩服他，他對我說：『我們到這空軍學校，我們到這空軍學校，我們到這空軍學校。』」

九月一號的早上，學校「一團」的大門，我們到這空軍學校，我們到這空軍學校，我們到這空軍學校。

不知道這空軍學校，我們到這空軍學校，我們到這空軍學校，我們到這空軍學校。

最後我忘不了的就是四號那天，太陽剛從地下昇起，血紅的光彩，射進了飛行場的上空，我們都站在飛機前面聽候美國飛行員羅維爾先生的分配；我分在第十組，我的教官就是現在的驅逐隊隊長羅志航。

當我第一次上飛機去坐下，心中真有說不出來的感覺，想這大個月的人做這事，真一般大的汗水，便順上流到背心，儘管心裏還了軍服，熱熱的太陽照在身上，地面的灰土，又不停地飄揚，但終於到了今天的志願，我不該說上飛出了微笑，而俯去受軍中的滋味，到底是何滋味？

飛機漸漸飛高，我坐在教官後面，東顧西望的觀看，把剛才心中的幻想都忘掉了；我看見飛機小得來祇像一個魚池，錢江也不過如一條白布帶，一切那使我感覺驚異和新奇。

在我四號那天，曾經使教官看過一團，因為教官心裏想我馬上就「單獨」。

隨後，我分派在甘德爾團那一團。經過各種飛行，隨着現時上，共飛了一百伍拾多鐘點。

隨後沒有發生過大危險的事，只在中途時，有一次飛機不穩，被前機撞了「」字布立正五分鐘，此外在高級時有一次飛出了指定範圍，罰過一天禁足，以後就沒有再犯去了。

軍中學校，決不如普通學校那麼隨便，我們在課堂上的規矩，確是很好，精神也很滿足。因為學校教育計劃規定不教書，所以一切題目，都由我們自己記起來，那教員只是小成功的。

最後我感到的不很美麗的，就是我們學科課程不一。例如：我們飛行在X級時，而我們的學科，就有教到X級的了。也許教育並不感到學生的苦難，更與不明白學生是不與與在說。當我們說

行到了X級時，而我們的學科早已結束。幾次的困難問題，就是：

工廠裏的實習工作，我們每次都是分組去研究的，大概要來都實習完了。我對於兵器實習特感興趣，便使我驚異的，就是：人類的生命怎樣都在他的掌握之下呢？

到後來，又過一年，畢業的日子快到了，而我們的學科是機械化的，軍事化的，紀律化的，還有多少的實習。

我們從早到晚，一點也沒有空過，這想變得不是一點時間。上午飛行，下午上課，應酬實習，最享受，要是身體不健全一定吃不了的。

星期六我們感到最難的就是整理內務比賽。我們大家努力整理，承蒙校長或隊長給予好評。

星期日是最難放假的，輪到了我放假時，我慶和二三同學由山或在西湖湖動，要是輪不到放假，我就在沒有着實感，或和同學們談天。

我的個性，我自己却說不出來，但據朋友兄弟兄弟和同學們的批評，得到以下幾點：

1 我對於觀察事物的決斷，是迅速的；故從其各方面，我的決斷常比旁人爽快，因此，就顯得我的個性很強；所以有人這說批評我。

2 我平時的行動，言語，從小的地方，就可顯出我的個性強。

3 我待人交友頗重禮節，故有時又覺得難纏，和。總之我的個性有時強，有時強，但絕對沒有軟弱的地方。

4 我因幼時家庭教育頗嚴，故至今不樂於用好的，到這空軍學校。

(飛行)
(譯)

危險的所在

譯者

大任生的生活過了一個度，似乎一口氣，開始飛行的時候，你從大廳和小廳好幾一應無遺電影的放映器；這慣性的飛機？教育！在空中！……這些在你正眼睜睜與風浪較地飛起來，由慢而快，一直使你覺得精神疲勞，入於恍惚恍惚的境界裏。沒有等待到你所最耐煩的這片藍天，已漸漸開了兩眼不安地轉動，漸漸地這飛機得回我的談話。

同伴們都懷有一樣的心景，一種預期的概念，即興發的尖銳而簡單的感測佈述出來，填滿你們的足跡：滾滾雲，洗滌雲和浴盆內，滑道上……一切那細細得有意識起來，即使你不是是於時間過度的迅速而持沉着原則，擁有Stow-Boltor的榮譽的人，這時也緊張着。飛行服裝在集合前坐墊舖已經穿齊上，不像出操前的訓練，集合後背裏還正在開始整理。

集合特別迅速，飛行的整裝格外亮亮，自己也明顯地覺得，當飛機穿過校門的時候，步伐異常地整齊。

這是因為你立刻察覺到另一個世界的滋味！起初教育帶帶你上飛機，對你的安全與健康有教育負責者全責任，一切你都不必過慮。唯一的注意是專心轉轉在如何飛。

當你一坐上飛機，精神自然會緊張着，右手還放於機桿，左手握機油門，不敢太輕又不取太緊；太鬆了力不足，感覺不出教育的手法，太重了生怕教育打動機桿，下了飛機受罰。

像二眼直視地注視前方的發動機第一個汽缸，推過一切眼，飛機就會掉了下去；雖然教育告訴你，這種動作，不是合乎要求的，使你一面再，再而三，越發改變過來。有這意思看看眼邊，頭槓子的轉動，就對機木柄人，轉動的條條都是帶角。這輪與齒僅有的二個齒，簡直無暇一顧；想思考的時候，明明就望在前方，且就無暇去找。

飛機在雲中左一轉，右一轉；那裏山，這裏河；那裏有村莊房舍，這邊有森林湖沼，剛在瞬間的飛機場，日常生活的屋宇，田地，雖然就在你的腳底或兩側，但是你在這時候，已不知天南地北，好像已離開了你的故鄉萬里，飄遊在大海中，四處茫茫，惟孤舟一葉。真是當時沒有教育坐在你的前面，那末，「救命呀！」的呼喊將發了太甚。

這種景色與你的裝備；在烈日下，風沙中機內釘板不致動地站穩了字布；背背保險傘約四千米；也經過「一見生財」式的無常高帽，紅的，白的，每次上機場回來，你將帶着這帽子將帶在隊伍中；顯低着，二眼呆望着兩側尖和地，希望地地能開一條縫，專求，就可佔了下來，免得承受很多煩瑣的目的的感。

在這時期中，飛行的優秀，教育的評語，親親了你的入生。有時你因受好評或自己滿意了所作的科目而欣欣自得，走路運動帶起，口裏整日吹着曲子，眼光裏與雲中帶帶笑着，並不時多說話的伙伴，也顯不得人家的喜悅，喜歡在人前嘵嘵，幻想

着前面，像一羣群花。有時，在教育批評的時候，抽了你一連串的毛病，或者近日來感覺得到空中去，一切不如意，於是孤獨代替了歡樂，孤獨代替了快樂，所關相揮着，上眼常常時發了下了眼。幻想着前途的悲傷。被感到的更覺想這當前的生活來，晚上轉轉難寐，弄得失眠，精神萎靡下去，灰黯的那色籠罩了你的心。

(Solo)

有一天，天氣好，風向風力都好。教育或說試着就在你剛在薄降下來的地點，跳出了機殼，並沒有解去那一包帶在臂部的保險傘。發動機聲音嘶嘶地填填地在響着，機殼轉動的風，打擊了他那臃腫的身軀；他覺得復力的一陣陣列翼上，右臂按住你坐墊的左側，機殼地對你吐出這一個你聽得非常耳熟而又極驚駭於到應的單字。

「你是真心立刻開始跳離了，比往常更多數的，和興奮的狂躍。

像從地邊飛過飛行的情景一樣，叮叮你一聲聲響着那聲，一個人在空中必須實實的事。雖然，關於這些事你在平時已聽得很多，可是當時他的責任且又激促他必須要頭至尾逐逐逐項的對你細述一遍，來喚起你注意。你昂着胸，目光精力顯着，不斷地吐着。

他解下他的白圍巾讓右手向前一揮，你看二看後方，又看一番前方，左手推動機油門，右手推動機桿，二脚小心地跳着是；飛機加速前進。剛在的歡樂已經隨它遺留在剛在的地方。一心二

惹的做著你應做的動作，將飛機離開了青青的草地。

飛機越過機場邊老百姓的茅舍，你慢慢地將油門收回一些，遠遠地呼出了一口氣；微笑浮上了你的嘴角，歡樂重復回到你的心頭。

在飛機上，你的前面，好久來看慣了教官的後腦部，眼瞼帶上的污點，如今一概沒有了；舉目可以遠眺到極遠的天邊，拉著的一條線。好像覺得飛機的機頭比往前加長，一切都變得非常舒適，非常明朗！

茫茫的空中你循着有規則的路線劈劃着大氣，謹慎地察着六方——飛機在空中有六方——緊緊地守住了機頭。你看見白色的丁字，也許偶然還能看見你的教官還仰着頭子在向你呆望。

現在，你正在單獨飛行着，嘗到了飛行的真滋味，於歡欣之餘，我想你是會感激着你的教官的。

從此，在飛行管理室裏，你的名牌就翻了面，要進入另一個階段去了；同伴們嚷着要你請客，你很大方地在掏錢。教官給你新的科目，你希求着一種好奇的嘗試。

青年的心是冒險地在追求着新奇，你當然不能例外。二種新奇的誘惑溫暖了你的心。

你會聽見前輩講過，看見教官偶然做過；同伴們躲避了教官的眼，飛完了下來在偷偷地談論着，研究着，這些都深深的鑽進了你的懷裏，像一個蘋果掛在攀不到的樹頂上，紅色襯托着綠葉，在太陽光底下炫耀着你的眼，誘惑着你的神，也像失了秘圖的金銀島上的寶藏。不但你當時在渴求着，即在晚上甜密的噩夢裏，也能夢到那有極的一幕。

翻筋斗，打滾，上昇轉……等等的高空動作，你並不希望，除你覺得對這些很少發生興趣之外，

一半是恐在高高的空中爲人捉住了犯規的證據，創是那些粘着地皮的危險動作，迷醉了你的神。

像那些：掠過擺着鋤頭正在田間用勁工作的農人的頭上，使他不得不慌忙裏丟了鋤頭伏倒在地上，看他那副好笑的蠢樣。

穿過那最狹窄的南方的高橋洞，都市裏廣播電台的天線桿。

循着山坡爬上去。穿過山谷。到大湖或江面，關了油門一推機頭沖下去，然後讓尾 點着水面。這種動作不是大家叫做蜻蜓點水？也有將兩輪使它微微接觸水面，飛機前進着把水面劃開激起了兩道無數的白沫。

這飛鳥，打野鴨，沖牛羣……雖然，這是非常危險尤如飛薄冰的動作；教官和許多官長們再三的申誡，處罰；飛行規則嚴格地訂着禁止的條例。但一切卻無法留住你；伴飛到山背後，樹林那一頭，使出與樹遮蔽了監視的眼睛，大胆地爲地在危險裏尋找你底樂趣！

我這樣詳細地提起了那些你做過的事，恐又喚回了你底好夢。你是不會想到飛機撞着障礙物就會粉碎，人掉下去就會死！

爲了貪圖好奇的追求，一時的樂趣，就毀滅了空中的紀律，也毀滅了自己的生命！這種事，空軍的歷史雖不長，而紀錄甚且超過了歷史，有幾位同伴，他已毀滅了自己的生命，也許還不會知道爲什麼會毀滅的呢！

爲甚麼要怎樣幹？爲的是什麼？求技術的進步嗎？求操縱的熟練嗎？表示胆識的宏大嗎？……除了近視的眼眯着了聰明的額，我真找不出一個理由作充分的解答。

一個剛剛學會了飛行的人，好像周歲左右的孩子，他總學會了走路，他總懂得一點事；但是他且分別不出路的滯好歹，也不知道火燭的利害；更分不出蜈蚣與蚯蚓，蠍子與螳螂，晴天坦道，他會去走，大雨滂沱之後，懸崖絕壁的地方，他還是會沉着的去走；地面上他總可以行路，而薄冰上或荆棘叢生的地方，他一極分不出利害。看見血紅的火，不怕灼傷了雪白的皮膚；看見一頭兇狼，他以爲是家裏的哈狗，並未會意識到這是一頭兇狼的動物。一切都是自得其樂地毫無顧忌，身軀上好像驟然長出了翅膀的新飛行人員，他在空中的生活，如孩子們從母親的肚子裏來到我們的社會上生活一樣，並沒有很長的經歷，很多的經驗，對於另一個世界裏的利害，他沒有了解，甚至還不懂。因此，連先進者指示他的，告訴他的，都不曾在他的腦海裏留下痕跡；先進者用血和汗換來的空中紀律，飛行規則，也被蔑視着。

「遵守空中的紀律就是安全」這是每個空軍的長官或教官時常不厭其煩地在要求着他的部屬及學生的。

一個軍人必須要有嚴守紀律的美德，正同火車必須行駛在一定的軌軌上。尤其是空中的軍人交給你一架飛機，宛如放紙鳶解去了長線，海闊天空地任你去飛行；飛得高，飛得低，飛得遠；教官們，監視着，他的眼不能常時遠在你的背後；那時沒有空中的紀律拉住了你的心，簡直會使你發狂，狂行者大鬧南天門，尋求修將闖關北天門了！

也許會將天看作地，地當作天！

飛行是安全的，可是你放棄了空中的紀律，又不去弄明白空中世界的利害，那末，安全向那裏去找呢？

通俗航空學講座

慶辰

第三講 鐵鳥的生理學

通常機械人員總是把飛機的飛機分為兩大部分：一是發動機組，一是機身組。發動機組只包括螺旋槳，發動機和它很少的一些附件，其餘的機翼，儀器，輪子，尾巴，便都包括在機身組裏了。前者我們在前一次已經談過，今天該談談機身組了。

如在航空界外的人，常常關心的問到：「我們中國現在能自己造飛機了嗎？」或是說：「不能造！我聽說已經有幾個製造工廠呢！」——不過這話也很難講的，好比說，中國機械廠出羊毛衣，但用的毛線却是外國貨，而製毛線的羊毛又是中國出口的，南洋兄弟公司出香烟，那捲烟紙又是外貨。中國即製飛機，目前，鋼，合金，橡皮等等也都仰仗外國。大略說，製飛機全部所用的原料，有各種木材，各種膠質，漆，桐油，上等麻布，鋼，鐵，各種合金，橡皮，皮革，玻璃，明膠及電木等等，這些東西，說起來中國都有，可是都放在山上靜眼看着。所以我們要想自造飛機，除了訓練飛機設計的人才以外，先得把鍊鋼廠，木材廠，橡膠廠，皮革廠等等都普遍，都改進，都充實才行。

我們若拿鳥類來做例子，則可以見到一個鳥的諸部份的構造是巧奪天工，沒有一點廢物，也沒有

前流行着「流線型」三個字，什麼都流線型，流線型像什麼，流線型時裝，甚至手套也流線型，鉛筆也流線型，究竟流線型是什麼意思呢？我有一次在洛陽橋上站立，偶然看到一個奇蹟，那是北國的嚴冬，河身多半結着一層薄冰，可是經了水的衝流，大部份都帶走了，只有每個橋基的四周剩着一團冰，橋基本是四方的，而結的冰塊，形狀却像一隻大龍龜，頭向上游，尾向下游，這個形狀，就叫流線型，也就是說，在這個範圍之內的东西，受水的阻力最小。

再看空中的情形，是完全一樣的。這種試驗，在飛機製造工廠裏有，就是有名的「風洞試驗」。飛機的一切情形，在未出廠前，都是一再在風洞中試驗的。然後我們再看鳥，哈！原來鳥兒的身體的「一切構造老早就流線化了，你無事可以慢慢去看吧！所以飛機的構造，只要是外表的東西，沒有一點不是考究流線的。如今這種傾向也漸漸普及到汽車工業方面了，因為一個物體，在空氣中速度愈大則受的阻力也愈大，於是也愈得講究怎樣去減小阻力了。

再回轉來說我們的機身組吧！機身組又可以分開為機身主部，機翼部，操縱面部，起落架部，儀

機部：五部。

機身主部是從機頭最前面至尾組為止，這一個整體通常由許多縱橫的小樑和支柱構成。設計的方式總不出兩種變式：一是張殼式，一是構架式。張殼式是上層圍的橫樑和一條縱縱的直樑構成。這種式的結構因為很流線，各部所受外面的氣壓比較平均，內面又無須張殼（鋼製），所以很寬闊。如今最為流行，如中航公司的道格拉斯便是這種構造。至於構架式的，係縱橫分段加以支柱及張殼，結果互為牽引，因之能抵抗大壓力，是其特點。不過身內張殼橫樑，又礙及修葺了，此種如歐亞公司的容克斯是。

關於機翼問題，變翼的問題，是把負荷分給兩個面積，則每面積積小了一半，因之所受的壓力也分為兩分了，設計起來容易得多。缺點是上下翼間加些支柱鋼索，增加了阻力，上下都有翼面遮着眼睛，我們的視線就遮去了不少，這在軍事上講尤其不好，所以在目前，因了材料學及鍊鋼術的突飛猛進及設計的日日改良，單翼機已經是很佔上風了。

機翼的力量是由前後平行的兩條大樑來承受的，但如今小型的飛機也漸漸有能只用一根大樑的了。

前後機之間用許多平行的翼肋連接，翼肋的形狀正是機翼的斷面（即是所謂的流線型了）。前機翼到後機翼之前，後面機翼到後機翼之後，一個個平行的翼肋連起來，便形成了整個機翼的形狀了。中間力量不足的地方，又加以翼肋及翼肋，外面再覆以薄板而完成。

機翼的形狀和各種角度，設計時最當注意的要件，固是一架飛機對於各種方向的安定，機翼設計的好壞大有關係。普通用二種角度而維持，即是機翼左右向上翻，這叫上反角，用來維持飛機的橫向平衡，即不左右歪斜；機翼左右前後斜，這叫後退角，用來維持飛機航向的安定。關於這，我們可以舉下面的附圖三作一例解：



看了這圖，就知機翼一變傾斜，該翼的橫截面積於空氣的面積變小，阻力的減少，於是機翼的阻

面昇力也增大，自然拾它回到原來的位子了。後退角也是基於同一的道理來設計的。

機翼的構造，同樣也都是利用橫桿作用，使被縱橫的對氣流的角應改變，因而發生種種的動作。機翼前部分包括尾翼的直尾翼（是固定的，用以維持飛機的方向安定。）其後面活動的方向舵；安定面（是固定的平面，用以保持飛機的升降安定。）及其後活動的昇降舵，還有就是兩邊翼上的橫桿部分，叫做副翼等。這些飛機橫向的平衡，各機機面都用鋼絲繩成的操縱索連合全的機體使翼翼各翼的座箱內。

無論機身，機翼及各操縱面，內部骨幹結構用的不外是鋼同木材，外面被覆的東西，在全金屬飛機上用薄的金屬片，普通都用硬漆；小飛機為輕巧計則用帆布，普通用的是上好麻布，好幾層，但是堅固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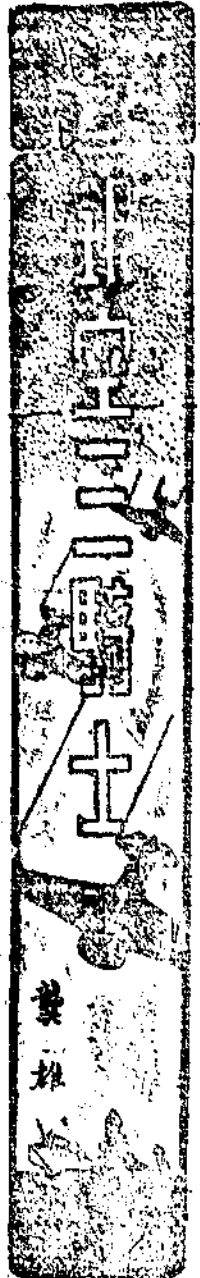
起落架，在水上飛機用的是內藏空氣的浮筒；陸上飛機用的是輪子尾尾巴，尾巴有用一個彈簧的鋼輪的，也有用一個小橡皮的，水陸兩用的飛機則用滾筒，你看鳥在落地後，馬上就把爪子縮起來了，因為爪子是落地用的，在空中便成廢物，但為了再次落地起見，又不能不要，便只有暫時收起來，以免伸在外面多了些阻力。飛機的收輪子是開這一類的意思，從前有兩位先進，在要打靶紀錄橫渡大西洋時，起機後便由一位跑到前面去把輪子下掉了，這機不但阻力沒有了，還多餘的重量也減去了，這打靶紀錄而當在國運目的地時轉一下，這機輪就是再收起來！

其後說到飛機的儀器，真是多多了，一一都說來，你以為飛機儀表非長八隻眼睛不可，而實際上，儀表不過是給我們的一個參考，除了儀器中的

盲目飛行之外，是不能全靠儀器的。儀器的分類，最重要的有幾樣：一、高度表，是表示現在所在的高度；二、空速表，是表示飛行速度的；三、轉數表，指示螺旋槳每分鐘的轉數；四、羅盤，是指飛行方向的；五、轉機指示器，是測飛機左右傾側的力量；六、昇降指示器，指示每分鐘升降的高度。其次關於汽油系的有：一、油量表，指示所剩汽油的數量；二、汽油壓力表，指示汽油注入化油器的壓力；關於滑油系的有：一、油溫表，指示滑油的溫度；二、油壓表，指示滑油注入發動機時的壓力。關於電火動的有：一、電壓表；二、電行表，指示一雙動機學上電量，並不表數。至於機上一些儀器，如電燈，不是一一都說盡的，數量里不去說它。

佳音！

航空委員會為了培養空軍士官的基礎人才，特創辦空軍幼年學校，凡具有小學畢業程度，實足年齡在十二歲到十五歲之間，體格健康的「中國男子」，都可以到成都寬巷子十四號報名投考。考試科目最重要的是體格檢驗，其他還有公民、國語、算術、常識等四門。第一期招生，七月十九日截止報名。欲知詳情，可致函成都公字八十三號航空委員會。有志航學的同學們，快來報名吧！



三

第二天，整個的一天都在尋蹤中渡過，傍晚，成千的飛機快把那陣陣的炸彈洞孔填平，騎士們便又一個個的出現在飛機場上了。

顧志翔一邊往前走，一邊聽着遠遠飄來的燈光，顧念一份文件：

「目標——長門軍艦；高度——八千尺；時間——二十一點三十分……」

劉亞細把長臉點點點，照例不說話。徐傑笑着嘴沈吟了一會，笑兀地問：

「炸彈呢？」

「還和昨天一樣。」

「如其我們在學校時學的是轟炸，如其我們駕駛的是敵人那樣的九六式轟炸機——」徐傑用一隻手使勁把另一隻手的骨節捏得格格響。

「大隊長和參謀部說：我們的目的是在威脅敵人，希望用二百磅的炸彈炸沉三萬噸的軍艦，是不近人情的。」本來對於「不達目的誓不罷休」感到最深刻的苦痛的顧志翔，現在反倒拿話來安慰夥伴了。

夥伴輕輕在鼻孔裏擤了一擤，接着把眼光移向場心那三架浴在車燈的光波裏的晶瑩的飛機上。

五六個機械士正在拖着漫長的影子環圍在飛機的四周奔忙着；有的坐在座艙裏在「試車」，有的仰臥在機腹下面檢查機件。發動機軋軋的震響起來

，場坪上的草皮受了機尾射出的颶風的蹂躪，一排排地向後倒去。二部龐大的汽油車從老遠的如飛駛來，看那就要觸到機翼上，司機忽然煞住車輪，守候在旁邊的機械士們立刻一擁上前，把盤繞着的皮帶引到飛機上，迅速的加起油來。

騎士們注視着這一切，身軀不覺已經走到飛機面前。

「機械長，全消燈了？」顧志翔把手握成筒子，對着一個站在機翼旁的官佐大聲地問。

「全消燈了。再等三分鐘，把油加足，就可以起飛了。」

顧志翔點着頭舉上他自己的飛機，徐傑劉亞細也接着各自爬了上去。

檢查過儀表，雷門，油門，和操縱系，一切都是完好的，他們又陸續跳了下來。顧志翔看了看手錶，轉身又對那機械長說：

「掛炸彈，加溫度，時間到了。」

在一聲熱烈的應答之後，機械士們又緊張地忙碌起來。一顆炸彈，兩顆炸彈……所有場坪上滿列的炸彈都掛上了機翼，騎士們親自對下腹察看了一遍，接着又熱練地盤旋座艙，在發動機再次發出一陣陣人心驚的震響之後，他們便在機械士們歡送的

聲中，離開地面，邁過場邊上被初昇的月光染成鮮紅色的樹叢，騰升到了綴滿銀色星子的初秋高朗的夜空中。

這小隊後，他們依舊嚴密地編著隊，安然又穩回到原出發地。

當在總站休息室裏見到大隊長時，顧志翔不等詢問，便欣然地說，那聲響顯然是不像昨夜那樣抑鬱的。

「報告大隊長，我們偵察到了長門號的機密。雖然我們仍然沒有能切實地擊到。」

方大隊長笑吟吟地說：

「接着講下去罷。」

「長門艦輪面上鋪蓋着復原的鋼甲……」

「這是首腦部的情報已經報導過的。」參謀部接口說。

「可是你們怎樣偵察到的，我願意知道。」方大隊長嘴角上依舊保留著一朵嘉獎的微笑。

「我們將要到遠目標上空時，」顧志翔說，「我們藉着月光的幫助，隱隱看見幾架飛機對着長門號轟炸下去。」

「因為距離相當遠，目力觀察不清，當時我們還以為那或許是我們的友軍也在對着他做俯衝轟炸呢。」徐傑補充著說。

「可是當我們飛近敵艦時，這些飛機一架都看不到，映現在我們眼簾的仍是一片廣闊的平坦的甲板。」

顧志翔作完他的報告，把眼光在全屋子裏掃射一遍；這些祇有幾個月的參戰經驗，而對海軍又稍隔隔的空中騎士們臉上全現出了幾分好奇的神色。方大隊長低下頭思索了一會，接着便臉沈吟地問：

「飛機呢？全都收入鋼甲的底層了麼？」

「是的。艦上一切活動都在鋼甲的下層，我

航空信箱

張祖德博士

答張漢君 (一)臉上的寶石(所謂寶石,想係醫學上「紅色素斑痣」之意),無礙於空軍體格之條件。

(二)平時的鍛鍊身體,我以為算有恆而適度的柔軟體操與球類運動,以及(泳和拳術等)最適合於空軍體格鍛鍊的要求。

(三)鍛鍊空軍體格的詳細方法,可參閱本刊二十三期「航空體格的養成與保護」。

答方子文君 (一)考取空軍軍士學校,不能轉入空軍軍官學校肄業,詳請閱本報「二九」「三十」期「致有志航空青年的一封信」。

(二)現在空軍軍官學校的學生,是由陸軍軍官學校的畢業學生中選取出來的。

(三)每晚睡覺前在床上作俯仰伸屈運動,當然有益於身體,不過須行之有恆才好。

(四)學校伙食價,營養不足,當然有影響身體之健康,如學校方面無法改進,個人可按本身經濟情形添增富於營養性之飲食物,也是補救的方法,營養不良,是有礙於空軍體格之要求的。

答彭德林君 青年有白髮的,是他頭髮色素缺乏,有時也是頭髮營養不良的原因。年滿十七歲者,即可以投空軍軍士學校。

答何世書君 (一)聽力%是20呎,耳語標準是,在20呎距離能聽到之正常的數字之意。視力%是20呎視力標準,在20呎距離能明視美國視力表「20」之意。

(二)胸圍差六公分,是呼和吸的兩個動作,胸圍大小相差六公分的意思。

(三)皮膚病如疥瘡,若已治癒,對於空軍體格的要求,並沒有防礙。

(四)如患「火眼」,若火眼果係醫學上之急性結膜炎,則已治癒,並不防礙於空軍體格之檢查。若係砂眼,則須視其治癒程度如何而定,最好須請眼科醫師診視為妥。

答秋炳潭君 油耳係醫學外聽道炎的症狀,須治好,方有投考空軍體格之條件。

答呂宗侯君 (一)色盲是遺傳下來的,無法治療。

(二)有任何一種色盲的人,都不准學習航空(不管軍用或民用航空)。

(三)我國目前祇有政府辦的航空學校,並無私立的航校。

(四)空軍機械學校的學生,如體格及格,是可以入空軍軍士學校學習飛行的。

答楊樹民君 (一)陸軍官校畢業,可向就近之空軍招生辦事處報名投考空軍軍官學校。

(二)空軍軍官學校招考日期地點考試科目及體格檢查等情形,每大部分均有空軍招生辦事處,可就近前往詢問即知並請參閱本刊第廿九,三十期「致有志航空青年的一封信」。

(三)投考空軍軍官學校,須要陸軍官校畢業方可。

(四)頭上生有瘡疤,並不防礙空軍體格的要求。

答GKY君 (一)好運動如能適當,對於血壓,沒有壞的影響。

(二)高血壓的原因不一,應請醫師診視,而予以適當的處置。

答陳樹勳君 君所述者乃驗科度的檢查動作,若因此不及格,必係眼之調節機能與兩眼的視力不等的緣故。此種缺陷,除少數的是因為先天的屈光不正外,多半是後天得來的,例如在不充足或者過強燈光下的閱讀和夜晚床上看書等是。與缺少運動無關係的,是沒有關係的。

們轟炸不到敵人,敵人却能用充足的砲火來射擊我們。
「參謀總長站了起來,拿手指在髮裏中撿了一根,嚴聲地說:
「這里,要研究的是敵人怎樣磨開鋼甲了。
對於這,你們也偵察到線索了麼?」

「他們大約用機械。」是徐樂的答覆。
「機械?你是說用電力來操縱?」
「是的。」顧志翔點頭。
「一直是在沈默著的劉亞說話了:
「報告大隊長,明天我們再出任務時,我們決
意要找出這操縱的總樞紐來。不破壞他,我們的轟

炸永遠是無效的。」
「明天麼?」方大隊長和善地對那沈默者笑。
「在你們連夜辛勞,而且獲得了良好的偵察結果之後,明天是應該外宿休息了。」

本社緊急啟事

一·本刊所有圖片銅版，因為當地不能製作，一向委托重慶方面代辦，往返稽延時日，致使本刊出版期不能準確，對於愛護本刊的讀者極為抱歉。爲了克服這一困難起見，我們決定從這一期起，封面改用石印，卷內銅圖取消；同時每三期另外編行一期圖畫附冊，藉副愛讀空軍圖畫照片讀者的雅望。事非得已，至希 惠予同情的亮察，是幸！

二·本期原定出『第一階段歐洲空戰特輯』，付梓之後，接連收到報告最近我空軍連續突擊敵寇的文字多篇，爲使讀者能夠早日獲悉這一光榮戰績的詳情和實況，我們臨時趕編了這「轟炸之頁」。那豫告過的五萬多字介紹第一階段歐洲空戰的文字，已經另外印成叢書，不日即可問世。以後，第二階段，第三階段……以至歐戰的終結，我們仍將盡力蒐集材料，編爲叢書，繼續有系統地介紹給讀者。

C 調 2/4

活潑、勇敢、進行速度

我們向着青天白日飛

李惟寧 詞
張曙 曲

1.5 5.6 | 5.3 1.3 | 5 — | 3.1 1.2 | 1.5 3.5 | 1 —

我們向着青天白日飛， 我們向着青天白日飛。

2 2.2 | 3 1.2 | 3 — | 2 — | 3 1.1 | 2 —

下面是美麗的江山， 廣大的土

3 — | 3 — | 1. 7 | 6 6 | 2. 2 | 3 1.2

地。 長江大河 顯出奔放的

5 — | 3 3.3 | 7 5.6 | 7 — | 6 — | 2. 3

力。 我們在萬里長空， 振國

1 — | 1 — | 2.2 2 0 | 3 6.7 | 5.6 5 0 | 6.5 6 0

威。 結成隊，向前飛， 結成隊，

7 2.3 | 1.3 2 | 2 — | 3. 2 | 1 7 | 6 6 0

向前飛 確保祖國生存。

3.3 5.5 | 6 6 | 3. 1 | 6.1 2 0 | 3. 1 | 2.3 1 | 1 —

我們要把敵人摧毀， 摧毀！